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五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奕

反兩檐魚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而笑

射明瓊 見上

博箭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與天神博 見上

殺梟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

丨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六貳 荀子丨丨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其理 淮南子善博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

棋聖 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丨丨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大投分功 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丨丨或欲丨丨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一梟五散 戰國策夫梟棋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丨丨不如不勝丨丨亦明矣

欲

食則食欲握則握戰國策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丨丨丨丨丨丨丨注握不食也食者行棋握不行也

爭道史記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丨丨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善格五漢書吾丘壽王傳吾丘壽王年少以丨丨丨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棋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

博以八投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丨丨丨丨

太守可償博進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丨丨官尊祿厚丨以丨丨丨矣妻君寧時在傍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

棋局取譽後漢書張衡傳

奕秋以丨方罫 吳志韋曜傳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丨丨丨所務不過丨丨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貴獲地無兼土之實

枯棋三百 吳志韋曜傳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丨丨丨丨孰與萬人之將

牧豬奴戲 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摴蒱者丨丨丨丨耳

摴蒱馬 晉書周顗傳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丨丨丨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

厲聲喝成盧 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丨丨丨之即丨丨馬毅意殊不快

木見上

一擲百萬宋書武帝紀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

常若未解宋書徐羨之傳頗工奕棋觀戲｜｜｜｜當世倍以此推之

賭宣城太守宋書羊元保傳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郡戲勝以補｜｜｜｜

戲責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傳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宏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內人皆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

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
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
身死之後豈復見闕

積錢隱人

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
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
｜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
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
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
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
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五子盡黑見上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
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
｜｜｜｜｜
｜｜｜邪

拙行

宋書范氏傳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
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以
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
綜乃引熙先與之為數後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

輸其物甚多故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㩉蒱
有詞辯盡心事之所以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官賭五擲皆盧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
軍主｜｜｜｜安民｜｜｜｜帝大驚
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
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
是安民尋此
人不知所在

置圍棋州邑 齊書王諶傳明帝好圍棋｜
｜｜｜｜以建安王休仁為
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
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
為清定
訪問

赤松思速思莊思遲 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
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
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善於大行｜
｜｜｜巧於鬬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
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

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十擲輙鞬 齊書卞彬傳擲五木子｜｜｜豈復是擲子之拙

堯教丹朱 齊書虞愿傳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曰｜以此｜｜｜｜非人主所宜好也

綦登逸品 梁書武帝紀六藝備閑｜｜｜｜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三術 梁書王瞻傳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棋酒也

賭奇石禮

記梁書到溉傳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歛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燭燒卿貂 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丨丨丨丨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西南風急 南史謝宏微傳宏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丨丨丨丨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投局 見上

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戎元保子

破荻為局 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少時無棋局乃丨丨為片縱横以丨棊丨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指點行勢遂

至名品見上

手談 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之曰汝與司徒｜｜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睦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

通夜不止 魏書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機權廉勇 魏書自序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奕棊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日棊於｜｜｜｜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覆棊不失一道 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

速十行俱下丨丨丨丨丨丨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丨丨

大為蕃人所敬 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揚季鷹為璹之副璹等至彼丨丨丨丨其國棊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璹邢璹

騁才得意 唐書李泌傳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丨丨靜若丨丨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遣日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

用此丨丨**得金一奩**宋史章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丨宗諤丨丨丨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十要**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弈棋太宗屢名對弈因作弈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丨丨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酬博直**金史盧璣傳章帝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馬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丨卿丨丨**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穆天子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邴丨丨丨丨丨丨注疑井公賢人而隱栝故穆王就之遊戲也**行棋相塞**劉向說苑塞丨丨丨丨謂之塞也**象棋**劉向說苑今若

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闗丨丨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絲色以淫目流聲以娱耳

出機𢧵機

黄憲天禄閣外史善奕者能丨其丨而不散能丨其丨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

大𥚃聖教

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丨丨丨丨

六箸二箸

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丨丨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丨丨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大博經上見

終年有福

干寶搜神記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戸竹下圍棋勝者丨丨丨丨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爛鞭

劉敬叔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

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遊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

坐隱 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是丨丨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與輒不競 劉義慶世說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摴蒱丨丨丨丨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爛柯 任昉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五白 李翱五木經摴蒱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甿采六開塞塔禿撅梟全為王駮為甿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

塔厥㶣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禿厥㶣四白三元二曰撅厥㶣三白二元三曰搶厥㶣二矢百有二十設闗二間矢為三馬㶣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闗疊行非王采不出闗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㶣馬一矢為坑

教以常勢

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馬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戸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内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竒之堂内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

亦甘馬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馬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圍棋有馬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鄧艾開蜀勢見上

對御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

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丨丨就丨其丨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長行

李肇國史補今之博戲有丨丨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黄黒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

限二關執六馬

李肇國史補洛陽令崔師古長行出焉又好為古文摴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丨以丨人丨丨丨其骰五枚分上為黒下為白黒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黒乃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黒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搭為五禿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猧子上局

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

為瑞龍腦上雅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為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乃｜｜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四句承除人人國手段成式酉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語則｜｜為｜｜

爭先見上

空處如龍鳳形段成式酉陽雜俎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

戲融段成式酉陽雜俎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予因讀坐右方謂之戲戎

應聲曰煞段成式酉陽雜俎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名之方奕棋呼殺閽者誤聽殺之

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為蚓今此報也

數天星 馮贄雲仙雜記人能盡｜｜｜則徧知棋勢

貴家棊子 馮贄雲仙雜記開元中｜｜｜以紫檀心瑞龍腦為｜｜

奪造化 馮贄雲仙雜記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託之向人曰吾自｜｜｜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鎮神頭 蘇鶚杜陽雜編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冷煖玉又産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

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跪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六子皆赤

鄭文寶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遍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忘恚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躁怒作家

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觀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丨其丨矣

長斜

沈括夢溪筆談　李商隱詩

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丨丨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奉饒天下棋先

何蘧春渚紀聞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丨丨丨丨丨丨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壯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

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轝致遠國手年來數為人相廹欲薦補翰林祗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棋人謂之一闗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刼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竒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悞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𣊾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携挈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

都試補翰林祗應擅名**適性**范正敏遯齋閒覽荆公棊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甞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葉夢得避暑録話著棊竭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也**不貪不怯**馬永卿嬾真子王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横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也棊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也猛勢横來則｜｜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棊詩也牧甞云棊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饒人**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一先姚寛西溪叢話蔡州褒信縣有棊師閔秀才説甞有道人善棊凡對局率｜｜｜｜道人有詩云爛

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玉局

陸游老學庵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石彈棋｜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松子量

陸游老學庵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

河圖數

羅大經鶴林玉露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

地仙丹

蔣正子山房隨筆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窓弈棋余屢北有賣｜｜｜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紿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雜技

削竹木以為鵲 列子公輸子｜｜｜｜｜｜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操舟若神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譩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瓦摳 列子以｜｜｜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按摳探也亦曰藏彄莊子作

鉤摳 見上

黃金摳 見上

蹈水 列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

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與齎俱入與汩偕出見上

痀僂承蜩列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者｜｜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注司馬云謂纍丸於竿頭也

纍垸見上

養鬬雞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丨丨丨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木雞見上

人巧與造化同功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慴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走穆王始悅而歎曰丨之丨乃可丨丨丨者丨丨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偃師 見上

五劍常在空中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踁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丨丨丨丨丨丨

道進乎技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依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丨也丨丨丨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官止神行批郤導窾 見上

遊刃有餘地 見上

刀刃若新發於硎 見上

善刀而藏 見上

捶鉤 莊子大馬之丨丨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年八十而不失豪芒 見上

解閉 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丨丨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游數　淮南子渡水而無｜｜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　投高壺　淮南子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　棋鞠亦皆有法　揚子斷木為｜捝革為｜｜｜｜｜焉　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擿盤緣案　抱朴子且夫周孔盖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技猶多不閑使之｜｜｜｜｜｜｜｜｜｜｜｜｜｜｜｜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飇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　聞者不知其一人　抱朴子禰衡譎作鼓吏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舉搖鼗擊鼓｜｜｜｜｜｜｜也　調飴膠絲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

蟻食也

狗盜雞鳴

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丨丨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丨丨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戲車

史記

衛綰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丨丨為郎注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穿域蹋鞠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丨丨丨丨注正義曰案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

傳劍 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以丨丨論顯注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卞射武戲 漢書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丨丨丨丨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

蹴鞠 漢書東方朔傳郡國狗馬丨丨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按董氏董偃

雞鞠之會 見上

弄馬 漢書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丨丨盜驂注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盜驂 見上

意錢 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

彈棋格五六博蹴鞠｜｜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

懷丸挾彈 後漢書王符傳丁夫不扶犁鋤而｜｜｜｜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

持掩 後漢書王符傳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遊博｜｜為事注掩謂意錢也

持複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少曉｜｜自為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

虎賁王越河南史阿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善斯術稱於京師｜｜｜｜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

芊蔗為杖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

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丨丨便以丨丨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一坐盡歡

葛巾角撇碁

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丨丨丨丨丨

立騎馬戲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八歲外有丨丨丨丨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后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

木人擊鼓吹簫

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絕世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令丨丨丨丨丨丨作山岳使木

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

鯔鰞躍鯆鯚引

晉書夏統傳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丨丨丨後作丨丨丨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

緩服戲馬

宋書傳宏之傳宏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宏之於姚泓馳道內丨丨丨丨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

内及下馬柄孔猶存騎屋棟打細腰鼓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鎔金琢玉陳書長沙王叔堅傳ㄧㄧㄧㄧ並究其妙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南史王儉傳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ㄧㄧ故ㄧㄧㄧㄧㄧㄧㄧㄧ時以為名答打簇北史尒朱榮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ㄧㄧ戲能中者即時賞帛冑三局象經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ㄧㄧㄧㄧ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

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名問亦厭而不通乃名才使問馬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

藏鈎 舊唐書王琚傳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謔或擕蒱丨丨以為樂

朱槊米弩 唐書田顒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丨瑾丨丨志誠丨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

善女工 遼史蕭佘里也傳便佞滑稽丨丨丨

鞠不離杖 遼史耶律塔不也傳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丨丨丨丨

分朋擊毬連勝三算 金史按答海傳二十餘御毬場丨丨丨丨丨丨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

天為之笑 東方朔神異經東皇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誤脫不接者丨丨丨丨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古掾曹 葛洪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

學縱橫揣摩弄矢搖丸樗蒱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訑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俳戲皆稱丨丨丨

激矢令還 葛洪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丨丨丨丨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豎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七輪扇 葛洪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丨丨丨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婆猴伎 王嘉拾遺記扶婁之國其人機巧變化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馬俗謂之丨丨丨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鼠市 庾翼晉陽秋大興中衡陽區純作丨丨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

輒以框拒之

藏彄

宗懍荊楚歲時記歲前又為丨丨之戲

磨車

陸翽鄴中記石虎有丨丨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十斛此車皆以朱綵為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

蓮花驍

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丨丨丨

雅戲

顏氏家訓彈棊亦近世丨丨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知音

劉餗隋唐嘉話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丨丨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

刻木獺

張鷟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丨丨為丨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闗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闗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龍躍隼飛矯無遺箭

張鷟

朝野僉載薛賓慼者善投壺｜｜｜｜｜｜｜｜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花師

柳宗元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名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亦幻世之絕藝也

紙蛺蝶

馮翊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繕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或人名飲若遂合意則索｜剪｜｜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

蠅虎對陣

段成式酉陽雜俎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

有丨丨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丨丨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銜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曽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趯鞠高及半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芬曽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嘗於福感寺丨丨丨丨丨

擊錢擲豆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丨一丨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丨丨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記蔵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荆州蔵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

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弧注之必中張遂寘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頃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透劍門 趙璘因話録軍中有丨丨丨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榱棟之狀其人乗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馬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

雕木作鸞鶴鵶鵲淩雲奮飛 蘇鶚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丨丨丨丨丨丨丨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丨丨丨丨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

蠅虎舞凉州 蘇鶚杜陽雜編韓志和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繒綵謂之

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蹈之則鱗鬛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别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馬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婉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宫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半偃戲

王仁裕開天遺事天寶宫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宫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

射粉團

王仁裕開天遺事宫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葢

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精寀者為右偶中者為下

司馬光投壺新格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其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

邵伯温聞見前録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康節應聲曰｜｜｜｜｜｜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謔矣

八投

程大昌演繁露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烏龜疊塔

陶宗儀輟耕録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竪身直伸其尾向

上宛如小塔狀謂之||||又見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鰍魚一黄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樂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内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樂皺法皺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蝦蟆說法見上**鰍魚斷腰**見上**絳樹兩歌黄華二牘**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又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是確對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　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一

形體

順聞順見 管子耳司聽聽必丨丨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丨丨見察謂之明

老吃 管子行年六十而丨丨

畏塗 管子塗之畏者莫如口注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管子心不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心亦當無為故云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

六道 管子四肢丨丨身之體也注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君之位官

之分管子心之在體丨丨丨也九竅之有職丨丨丨也潔宮開門管子丨其丨丨其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注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門謂口也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管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此段五味五肉分屬五藏五行與他書不同即與下子華子五藏色象配五行亦不同兩採以備參攷察於淑湫管子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丨丨丨丨嚴容畏敬精將至定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精舍管子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丨丨筋信骨強管子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丨丨

而丨丨心全於中形全於外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出

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凡人之生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握

遞管子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丨丨不耐自生者上収而養之注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寡有

疥騷終無消醒管子其泉白青其人堅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膌胜管子掌孤數行問之

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丨丨丨而哀憐之凝蹇而為人管子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丨丨丨丨丨

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不銷棄管子䏰婦丨丨丨注䏰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訾食管子

丨丨者不肥體紉胸管子裸體丨丨稱疾注紉猶摩也湯晳尹黑晏子嬰請言湯伊尹之狀

也丨質丨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丨丨丨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晏子長

不滿六尺晏子丨丨丨丨丨丨丨身相齊國名顯諸侯相使子華子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丨丨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形同則氣同子華子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丨丨丨丨丨丨丨氣同則知識同矣壽出節受子華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潏丨其所以丨而謹丨其所丨然後神守泰定而精不搖與天地大數通體為一子華子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丨丨丨之丨丨丨丨而丨丨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為骨三百六十見上

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子華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目運而心逝者歟火宿心木宿肝金宿肺水宿腎土宿脾子華子丨丨於丨炎上而排下其神爍而無準

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丨丨於丨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丨丨於丨礋訇而不屈罊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丨丨於丨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媕阿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丨丨於丨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遲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與晝夜相通與天地相灌注子華子入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丨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丨也

精稟於金火氣詣於水

木子華子五臟六腑各有神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

十物見上

覆蓮子華子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丨丨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

懸瓠子華子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丨丨其神為蒼

龍其竅上通於目**懸磬**子華子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丨丨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介石**子華子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丨丨其神為元龜其竅上通於耳**覆缶**子華子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已其色黃其狀如丨丨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五官司候**子華子脾肺心肝腎丨丨之丨口舌鼻耳目五官之丨**小腰**墨子昔荊靈王好丨丨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心之門戶**鬼谷子口者丨丨丨丨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九竅十二舍**鬼谷子丨丨丨丨丨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有筋無骨**尸子徐偃王丨丨丨丨**天分地分**列子精神者丨之丨骨骸者丨之丨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庖犧

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此有非人之形而有大聖之德片體列子汝之｜｜將氣所不受肌色皯黣列子憔然｜｜｜｜昏然五情爽惑盜陰陽之和一列子若身庸非盜哉｜｜｜｜｜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天地之委形列子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貌色智態亾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列子人自世至老｜｜｜｜｜｜｜｜｜｜｜｜｜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注世音生知一毛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以濟一世汝為之為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大化有四列子人自生至終｜｜｜｜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志

氣專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返其極矣

骨立

列子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滛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丨丨

不至不反

列子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丨丨者則

餘竅

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丨丨子亦將承之丨丨

龍伯之民

短猶數十丈

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丨丨丨丨使丨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丨丨丨丨

僬僥尺五諍人九寸

列子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丨丨國人長丨丨寸東北極有人名曰丨丨長丨丨

一氣猛形露列子

來丹丨甚丨丨甚丨計粒而食順風而趨注有胆氣而體羸虛

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勿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譆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賅存莊子百骸九竅六臟丨而丨焉吾誰與為親

天之生是使獨莊子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丨丨丨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人貌有

與見上駢拇枝指附贅縣疣莊子丨丨丨丨出乎性哉而侈於德丨丨丨丨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橫目之民莊子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丨丨丨丨乎願聞聖治

困惾中顙莊子五臭薰鼻丨丨丨丨柳生左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丨丨其丨丨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腫噲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丨丨手足胼胝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莊子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

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槁項黃馘莊子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丨丨丨者商之所短也按商曹商

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視若營四海見上

重閬莊子胞有丨丨心有天遊

魂交形開莊子其寐也丨丨其覺也丨丨

一葉蔽目不見太山鶡冠子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見上

乘天明寄天聰託天智韓非子人也者丨於丨丨以視丨於丨丨以聽丨於丨丨丨以思慮

腸胃

為根本韓非子入無毛羽不衣則必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丨丨丨丨丨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戰勝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丨丨故丨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行不勝衣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丨若將丨丨其丨二足無毛荀子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丨丨而丨丨也傴伸荀子身不肖而誣賢是猶丨丨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注伸身之誤天官天君荀子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丨丨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丨丨丨跂匡荀子譬之是猶傴巫丨丨大自以為有知也注匡讀為尩廢疾之人五鑿荀子丨丨為正心從而壞堯長舜短荀子帝丨丨帝

丨丨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文王長周公短**見上**仲尼長子弓短**見上

師者呂氏春秋丨丨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注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之以糠糠其芒眯子目非利之者也

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呂氏春秋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丨丨丨丨丨丨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九竅寥寥呂氏春秋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丨丨丨丨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

丨一有所居則八虛呂氏春秋人之竅九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居猶壅閉也

夔非一足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丨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樂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丨丨丨也

帶益三副

呂氏春秋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丨丨丨丨矣注副或作倍

馬喙

淮南子皐陶丨丨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

淮南子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決眦上見 修頸卬行見上 翕形短頸大肩下尻上見 大面短頤美鬚惡肥上見 日月風雨淮南子是故耳目者丨丨也血氣者丨丨也 困慹之淮南子侏儒瞽師人丨丨丨丨者也人主以備四用淮南子天有四時人有丨丨何謂四用視而形樂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 各有

所宜而入性齊淮南子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矣注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脊強者任負重目不正因令睎傴人塗地因其俛也見兔而缺脣見麋而四目淮南子孕婦｜｜｜子｜｜｜｜子｜｜豐人杼首揚子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燕記曰｜｜｜｜｜杼首長首也心之樞機國語夫耳目｜｜｜｜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踦跂國語｜｜畢行無處人注踦跂跡蹇有骨節專車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我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丨丨丨丨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容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三五之門 國語且夫口丨丨丨丨也注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

上下左右以相心目 國語貳若體焉丨丨丨丨丨丨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上貳代舉下貳代履 見上

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 國語丨丨不可使俛丨丨不可使仰丨丨不可使舉丨丨不可使援丨丨不可使視丨丨不可

使言丨丨不可使聽丨丨不可使謀又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

虎目豕喙鳶肩牛腹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勿視

黑齒雕題戰國策丨丨丨丨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湼之

鳥身人言史記秦紀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丨丨丨丨

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史記秦始皇紀尉繚曰秦王為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項羽亦重瞳子史記項羽紀贊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葢重瞳子丨丨丨丨丨丨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

黑子史記高祖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丨丨注正義曰許北人呼為黶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長

頸鳥喙史記越世家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丨丨丨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修下而馮史記趙世家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頯大膺大胸丨丨丨丨

首上圩頂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丨丨丨丨注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窊也

長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丨丨而異

項類皐陶肩類子產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丨丨丨其丨丨丨丨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望羊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吾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丨丨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不能道

說而善著書史記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盈五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羔長丨丨丨丨受業孔子眇小丈夫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丨丨丨丨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魁然見上槃散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丨丨行汲曷鼻巨肩史記蔡澤傳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丨丨丨丨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期期史記張丞相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丨丨知其不可八尺為侯丞相六尺失侯史記張丞相傳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丨丨丨餘丨丨丨丨蒼子復長及孫類長丨丨餘

生法｜｜

猿臂 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其善射亦天性也

短小精悍 史記郭解傳解為人｜｜｜｜

腹中肥 漢書五行志在人｜｜｜而包裹心者脂也

密理疏理 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盲杜子夏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以相別

偏盲 見上

鼻末銳卑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懸珠編貝 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齒若｜｜

手足皸瘃 漢書趙充國傳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丨丨丨丨寧有利哉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漢書翼奉傳丨丨丨丨丨丨

丨五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不能劇談漢書揚雄傳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丨丨丨

丨默而好深湛之思兩手皆拳漢書外戚傳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名之既至女丨丨丨丨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大

聲而嘶漢書王莽傳莽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丨丨丨丨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鴟目虎吻見上公孫帝後漢書公孫述傳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丨丨丨丨

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後漢書馮勤傳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長妻見上

洞精矘眄口吟舌言後漢書梁冀傳為人鳶肩豺目｜｜｜｜｜｜｜注目晴直視語吃不能明了

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奇表｜｜｜｜｜｜｜｜注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

長頭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

大耳兒後漢書呂布傳布目備曰｜｜｜最叵信按蜀志劉先主傳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

美須豪眉後漢書趙壹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關節後漢書趙壹傳｜｜痰動膝炙壞潰注人有四關十二節

尺首方面後漢書高獲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

也為人丨丨丨丨注尼首首象尼邱山中下四方高也　頂中有面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丨丨與語不通不食而死　頭扁後漢書東夷傳韓俗憙丨丨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丨丨皆押之以石　長耳垂肩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丨丨皆穿而縋之丨丨三寸　鬚長四尺魏志崔琰傳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丨丨丨丨甚有威重朝士瞻望　面鼻雄異蜀志馬超傳注馬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而太祖亦敬憚焉　丨丨丨丨白眉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丨丨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膽如斗大蜀志姜維傳注世語曰維死時見剖丨丨丨丨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孫堅為下邳丞時權生丨丨丨丨丨丨丨堅異之以為有貴象

紫髯 吳志吳主傳注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丨丨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嘆恨

狼顧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丨丨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丨丨丨丨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杜預瘻 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瘻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瘻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

重八百斤 晉書南陽王模傳保體質豐偉嘗自稱丨丨丨丨按保南陽王模子

眼爛爛如巖下電 晉書王戎傳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丨丨丨丨丨丨丨

視日不眩 見上

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 晉書庾敳傳敳字子嵩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其聲如雷晉書陸機傳身長七尺丨丨丨丨髯參軍短主簿晉書郄超傳桓温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温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中語曰丨丨丨丨丨丨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超髯珣短見上謝白面晉書謝石傳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丨丨丨此中最是難測地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鬚目驚人晉書劉牢之傳牢之面紫赤色丨丨丨丨丨而沈毅多計畫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晉書趙至傳年十六游鄴

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有白起之風矣按康嵇康

白起風上見有奇骨晉書桓温傳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丨丨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面有七星晉書桓温傳姿貌甚偉丨丨丨少與沛國劉惔善惔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上見似

劉司空晉書桓温傳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丨丨丨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抱輒易人晉書桓元傳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生於月下

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丨詣温丨丨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

重兼常兒上見

豹視晉書王彌傳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丨丨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雙眸冏徹瞳子四轉晉書盧循傳丨丨丨丨善草隷奕棋之藝

當心赤毫晉書劉元海載記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丨丨有丨丨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生而眉白晉書劉曜載記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丨丨丨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貌奇有壯骨晉書石季龍載記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丨丨丨丨丨貴不可言

龍顔版齒晉書慕容皝載記丨丨丨丨身長七尺八寸

一淚晉書苻生載記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

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丨丨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赤文隱起成字 晉書苻堅載記背有丨丨丨丨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目有紫光見上 肉印 晉書呂光載記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丨丨

脈起成字文曰巨霸 晉書呂光載記光左臂肉丨丨丨丨丨丨

日角偃月 晉書慕容德載記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丨丨丨丨重文

彈棋八勢 宋書王敬宏傳敬宏形狀短小而生起端方桓元謂之丨丨丨丨

出面露口禿頂拳髮 宋書臧質傳長六尺七寸丨丨丨丨丨丨

似畫圖仲尼像 宋書自序上以伯王容狀丨丨常呼為孔氏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子

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元衣

白虹貫日 齊書褚淵傳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言為宋氏亡徵也

腋下生乳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各長數寸

面方如田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封侯狀也

姿狀纖小 齊書劉瓛傳瓛｜｜儒學冠於當時

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齊書隨郡王子隆傳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

蕭啞 齊書蕭坦之傳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

數人推扶乃能徒步 齊書袁彖傳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

行出人上常自俯屈 齊書扶南國傳房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為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

丨丨丨丨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以手握臂月小半分

梁書沈約傳以書陳情於勉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夤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丨丨丨丨率計丨丨丨丨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紫志

梁書沈約傳約左目重瞳子腰有丨丨聰明過人

龍顏馬口

梁書范縝傳八彩重瞳勛華之容丨丨丨丨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

河目

梁書劉峻傳龍犀日角帝王之表丨丨龜文公侯之相

目精洞黃

能視闇中物者陳書馬樞傳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托青|睛陳書徐陵傳陵目有||時人以為聰惠之相通睛揚白陳書新安王伯固傳伯固世祖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形狀眇少而俊辯善言論醜而不陋吃而能談南史周宏正傳宏正||||||||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南史劉孝綽傳子諒為梁湘東王所善王常遊江濵嘆秋望之美諒對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從此嫌之坳胡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方頤隆準南史樂藹傳家居江陵||||舉動藴藉頭生二角

南史孫謙傳末年丨
丨丨肉丨各長一寸

七星文 南史陶隱君傳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尺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丨丨丨

黑面僕射 魏書宗室欽傳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丨丨丨丨

筆頭 魏書古弼傳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丨丨是以時人呼為筆公

齇王 魏書王惠龍傳初崔浩弟恬聞惠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惠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丨丨惠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瞎虎 魏書谷楷傳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丨丨

坐仰偃伏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延宗容貌充壯丨則丨丨則丨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

生而無骨 北齊書淮南王仁光傳河西王仁幾丨丨丨丨不自支持

蒜髮 北齊慕容紹宗傳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頹州又以紹宗

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丨丨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筭也吾筭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

龍眉豹頸 北齊書高昂傳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丨丨丨丨姿體雄異

面如刻畫 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讙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丨丨丨丨丨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立髮委地 北齊書王琳傳琳體貌閑雅丨丨丨丨

有班定遠相 北齊書徐之才傳孝綽又云徐郎燕頷丨丨丨丨之丨

智牙 北齊書徐之才傳武成生齰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

是丨丨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

齊鬚公 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鬚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丨丨

隱身鞍甲之中 周書李弼傳弟檦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為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檦跨馬運矛衝鋒陷陣丨丨丨丨丨丨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檦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檦曰但思胆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

兩手各長尺餘 隋書劉元進傳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丨丨丨丨丨臂垂過膝

犀額龜背 隋書劉焯傳焯丨丨丨丨望高視遠聽敏沈深弱不好弄

摸書知字 隋書盧太翼傳其後目盲以手丨丨而丨其丨

楊大肚 北史齊文宣帝紀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丨丨丨

六

指北史李諧傳諧為人短小｜｜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善用

三短見上馬面彪身北史斛律光傳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連心

異體舊唐書高宗紀癸丑涇州獻二小兒｜｜｜｜｜年四歲左仗下黑色小兒舊唐書李密傳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眼有赤光舊唐書劉師立傳後人告師立自云｜｜｜｜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己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卧內慰喻之李

緯好髭鬚舊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凖的如此

鳶肩火色舊唐書馬周傳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面似高麗舊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常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内史｜｜｜｜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哂笑

神彩過人舊唐書楊慎矜傳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常覽鏡見其鬚面｜｜有｜｜於｜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

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

驢耳龍耳

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常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甚大｜｜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説之

卷髮

唐書王世充傳世充豺聲｜｜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

容貌魁岸

唐書薛舉傳｜｜｜｜武敢善射殖産巨萬好結納邊豪為長雄

方口博唇

唐書婁師德傳師德長八尺｜｜｜｜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

猨臂虎口

唐書郭知運傳知運長七尺｜｜｜｜

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

唐書柏良器傳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劒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短李

唐書李紳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

胸有七黑子唐書高力士傳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〡〡〡〡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

白眼相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封越國夫人

公唐書張允伸傳允伸卒詔張公素為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〡〡〡〡

言音鴻爽唐書齊映傳映為人白皙長大〡〡〡〡顧視〡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

如猛獸五代史雜傳張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〡〡〡〡

顧目見耳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〡〡〡〡

郭雀兒五代史東漢世家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〡〡〡

癭相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〡〡

鐵山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之〡〡

黑王相公宋史王超傳子德用字元輔狀

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閭
閭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丨丨丨丨
傳安石丨丨丨丨視物
如射按安石王安石
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
吾兄異於人體有丨丨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芒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丨丨丨
丨為人材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
就

鐵色宋史文苑傳賀鑄長七
尺面丨丨眉目聳拔
丨丨人質么麼宋史南漢世家有余
丨丨丨延業者丨丨丨丨
人美風姿目丨丨丨有
口辨才疎雋而寡學術
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
歲丨有丨丨貌甚偉異

牛目虎顧宋史蕭注

四乳宋史范鎮傳兄鎡卒於隴
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

目光有

面藍色宋史丁大全傳
字子萬鎮江人

睛如金宋史佞幸
傳王黼為

耳重輪宋史外國大食傳大中
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

長髮因吉遼史蕭陶蘇斡傳
四世祖因吉髮長

五尺時呼為｜｜｜｜目若風馳遼史逆臣傳察割字歐辛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膚若蛇皮遼史逆臣傳孟都殘忍多力｜｜｜｜鬚張口哆金史雷淵傳為人軀幹雄偉｜｜｜｜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變也目光如鶻金史王鬱傳儀狀魁奇｜｜｜｜目中有火元史孟速思傳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名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它日可大用黑鬚使臣元史拜降傳授浙江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所建白及事有不可便宜自決須奏聞者以拜降善敷奏數令馳驛往咨於朝及引見世祖遥識之喜曰｜｜｜｜復來耶其見器重如此修眉覆目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身長七尺｜｜｜｜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左

頰三毫見上額有赤文如雙樹元史何榮祖傳榮祖狀貌
魁偉｜｜｜｜｜｜背
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
位極人臣且壽相也面如紫瓊元史張起巖傳起巖
｜｜｜｜美髯方頤
而眉目清揚可觀望
而知為雅量君子不任乘馬元史孛朮魯翀傳翀陜
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
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
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
對曰翀體豐肥｜｜｜｜
｜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唯耳之恃逸周書師曠曰瞑臣
無見為人辨也｜｜
｜｜而耳又寡聞而易窮
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小墨墨劉向新序晉平公閒
居師曠侍坐平公曰
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
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
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也
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

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齒堅剛舌柔順 孔叢｜｜｜｜卒盡相磨｜｜｜終以不弊

目瞤 焦氏易林｜｜足動喜如其願舉家蒙寵

口方舌圓為知樞門 焦氏易林｜｜｜｜｜｜解釋鉤帶商旅以歡

瘠蠡小瘦 焦氏易林｜｜｜｜｜以病之癃

禿齒 焦氏易林凶門生意牢戶多寬沙陁｜｜使我困窮

大足長股 焦氏易林｜｜｜｜｜利出行道

食多者長食少者幼 劉熙釋名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也｜｜｜｜也

事業所須 劉熙釋名手須也｜｜之｜｜也

任於恩班固白虎通心之為言任也丨丨丨也象火班固白虎通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
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丨丨色赤而
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
能偏內外別音語火照
有似於禮上下分明支體主班固白虎通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
為心嗅是其肝之府班固白虎通膽者丨丨丨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
丨丨丨也
斷也是以肝膽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
二者必有勇也
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
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
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
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
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為用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吳越春秋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按此要離語人心惠而目多采王充論衡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足蹈二五手把十文葛洪神仙傳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鬢大如縷王嘉拾遺記頻斯國人來朝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堅靭如觔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面似羌劉義慶世說王平子始下丞相

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顏回重瞳**劉晝新論孔子返宇｜｜｜｜**六手**任昉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大頭龍驤**崔鴻前秦錄雄頭大足短軍中稱為｜｜｜｜｜按雄苻雄**髮至於眉**李蘩鄴侯外傳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羊鼻公**柳宗元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卷耳**高懌羣居解頤韋慶本女選為妃詔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段成式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生**

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段成式酉陽雜俎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强刼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右膊曰||||||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劄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白舍人行詩圖段成式酉陽雜俎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藂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也

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

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殺之｜｜｜｜｜｜｜｜

覺元段成式酉陽雜俎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髮神曰元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元華上見**虛監**上見**沖龍玉**上見**始梁**上見

影神段成式酉陽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囚舊抄九影名在廝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頭中有珠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北界大王墠胡氏子亡其名其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

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推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馳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人遇之知其｜｜｜｜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匕落焉

宜為隆儒殿學士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

｜｜｜口能納拳 王僩東都事畧王黼傳黼善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

自丨丨其丨丨

椎首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趫捷善射丨丨鷹目軍中號朱深眼

朱深眼 見上

王樓銀海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廣州日作雪詩云凍合丨丨寒起粟光搖丨丨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荊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

得坤文六二之動 葉夢得石林燕語呂丞相微仲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藝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丨丨丨丨丨丨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眘也

骨類盧多遜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丨丨丨丨耳後果如其言

倚市簷 岳珂桯史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兒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

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丨丨丨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逵野為巨室受囷粟盎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

背其外氏 陸游老學庵筆記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丨丨丨

聲雌步碎 陸游老學庵筆記韓魏公丨丨丨文潞公丨丨丨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天人相 陸游老學庵筆記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丨丨之相丨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公怒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耶

龍爪 陸游老學庵筆記慶歷中河北道士賈眾妙善相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丨丨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

右手得之則貴矣庳果為脛骨大如柱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嘗至無

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定河見人｜｜｜｜鬚若緣坡竹王楙野客叢書魯直次

｜｜長可七尺云

侯｜｜｜｜｜｜注王褒髯奴詞曰離

離若緣坡之竹欝欝若春田之苗

羅雉王楙野客叢書方言桂林

之間謂人短為｜｜

雉正作矮字呼也

司馬光如周必大羅大經鶴林玉露壽皇一日燕

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盖疑其相也一老璫

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

臣見所畫｜｜｜｜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

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

清閒之福二十八文周密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廋詞即大

十有餘年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手指云

者兩文小者三文十彌陀印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湖州

貴涇坊有周｜｜者其人

枚共計｜｜｜｜

手中有彌陀丨故得名

津液涎淚皆水 張仲才文始真經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丨丨丨丨

應棗應榆 張仲才文始真經心丨丨肝丨丨

丨寓目舍肝 張仲才文始真經魂晝丨丨魄夜丨丨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素領 陶宗儀輟耕錄項後白髮曰丨丨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宣髮 陶宗儀輟耕錄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膺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為丨丨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二

容止

敬發其充 管子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是謂內得 善氣迎人 管子｜｜｜｜親如弟兄 氣淵 管子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 正形飾德 管子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 欣然

淵然潒然管子東郭郵曰夫丨丨丨丨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丨丨清靜者縗絰之色也丨丨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

顏色整齊管子丨丨丨丨中心必式

循咠覆手管子既食乃飽丨丨丨丨丨丨注咠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據膝隱肘管子亦有丨丨毋有丨丨

悲色禮顏晏子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丨丨開之以丨丨然後能盡其復也

相御自得相國自下晏子晏子為齊相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為丨丨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丨丨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丨齊丨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丨丨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

為大夫刷涕晏子公｜｜而顧晏子抑手疾視晏子公怒色變｜｜｜矜立晏子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日晏不罷端弁帶子華子令天下老師先生｜｜｜而說立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

｜｜｜道形德容鬼谷子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為｜以｜為｜解顏而笑列子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地文天壤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

曰季咸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

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罪乎

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吾也有瘳矣

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

示之以｜｜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濕灰上見杜德幾善者幾見形諜成光列子夫內誠不解｜｜｜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韲其所患　若欺上

魄列子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睢盱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注高誘注淮南子云｜｜視聽貌　｜魄｜｜焉而不可與接注欺魄土人也　睢盱列子惠盎見宋康王康王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　蹀足謦欬疾言列子伯昏瞀人

北面而立｜｜｜｜｜　敦杖蹙之乎頤

｜立有間不言而出　棹頭莊子鴻蒙拊髀雀躍｜｜曰吾弗知吾弗知　卑

陬莊子子貢｜｜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雁行避影莊子士成綺｜｜｜｜履

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口呿

舌舉莊子公孫龍丨丨丨而不下乃逸而走

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莊子丨丨一丨丨一成丨丨丨丨一丨丨一若丨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不合

嚬有為嚬笑有為笑韓非子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丨丨丨丨丨

由禮則雅荀子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丨丨丨丨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

簡連荀子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丨丨注簡連傲慢不前之貌

禹行舜趨荀子弟佗其冠神禫其辭丨丨丨丨而丨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猶若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丨丨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

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戰者不
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注猶若舒和之貌
習使人戰者嚴駔呂氏春秋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
戰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
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
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
也||||||也意者恭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
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其若陵上之木呂氏春秋君子之容||||||
|||||||||淳淳乎慎謹畏
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矘眮揚子||轉目也梁益之
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閒瞋目曰矘轉目顧視曰
矘吳楚汩遙揚子||疾行也南磬折抱鼓抱朴子立
曰眮楚之外曰汩或曰遙則||拱
則|恭恭然如不足溫溫然如有就文中子其接長者
|||||||接

幼者｜｜｜｜｜｜｜**動徐行方**文中子子閒居儼然其｜也｜若有所慮其｜也｜若有所畏｜**晉侯爽二**國語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取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吾是以云**情華**國語貌｜之｜也**面很**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很在心心很敗國｜｜不害之**雀立不轉**戰國策｜｜｜｜｜晝吟宵哭注雀立踊也**錯臂**戰國策被髮文身｜｜左衽甌越之民也注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被服**

造次必於儒者史記五宗世家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閒王好儒學丨丨丨丨丨丨丨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儀狀端正史記儒林傳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丨丨丨丨者補博士弟子天姿善為容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股栗史記酷吏傳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丨丨注徐廣曰髀脚戰搖也按都郅都儻蕩不備漢書史丹傳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丨丨丨丨丨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奮髯抵几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丨丨丨丨丨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注師古曰抵擊也容貌堂堂後漢

書伏湛傳湛｜｜｜｜國之先暉

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張湛傳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容姿趨步有出於衆後漢書虞延傳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溫偉後漢書鄭康成傳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

溫恭有蘊籍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攝須理髯後漢書蔡邕傳｜｜｜｜餘官委貴

揚衡後漢書蔡邕傳胡老乃｜｜含笑援琴而歌注衡眉目之間也

常以法度自整後漢書黃琬傳刁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名畧所在稱神｜｜｜｜｜｜家人莫見惰容焉

家人莫見惰容見上

避雨危坐後漢書郭太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狀如學道後漢書向栩傳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又似狂生

頭沒杯案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華獨坐魏志華歆傳注華嶠譜叙曰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

鬼躁鬼幽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

有凶氣未也略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按何謂何晏鄧謂鄧颺

奇雅 蜀志諸葛亮傳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

氣候分明 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甚敬重之

吳志朱然傳然長不盈七尺｜｜｜｜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胆

定尤過 終日欽欽見骨體不媚 吳志虞翻傳注翻别傳絕人

上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龍章鳳姿 晉書嵇康傳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

人以為｜｜｜｜天質自然

善於俯仰晉書李勢載記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時人異之

善持音儀宋書張敷傳｜｜｜｜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顏嗔謝笑宋書顏竣傳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竣｜而與人官｜莊｜而不與人官

蓬首緩帶風貌清嚴宋書孔覬傳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服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皆重迹屏氣莫敢輕犯

遲行緩步便得宰相齊書褚淵傳淵美儀貌善容止俛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嘆曰褚淵能｜｜｜｜持此｜｜｜矣

衛

鬚咀之齊書柳世隆傳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

空中俯仰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齊書庾杲之傳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陛下故當與其卽真

風形瓌潤齊書胡諧之傳諧之｜｜｜｜善自居處

坐常危膝行則曳步齊書張融傳融風止詭越｜｜｜｜｜｜｜｜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風采稜峙齊書沈文季傳文季｜｜｜｜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

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梁書何敬容傳敬容身長八尺

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賀雅 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丨丨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復見衛杜在目 梁書何烱傳何烱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宏治膚清令觀此子丨丨丨丨

恒以方嵇叔夜 梁書伏曼容傳曼容素美風采帝丨丨丨丨丨丨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眸表韶慧色見英朗 梁書伏挺傳伏挺少有盛名徐勉以疾還宅挺致書勉報曰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丨丨其丨丨視丨丨其丨丨丨岩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

局宇詳正 陳書沈君理王瑒陸繕傳論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丨丨丨丨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我見謝道兒未嘗足 南史謝述傳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尚書僕射殷

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

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謝覽傳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

哺歡亦復可觀南史王彧傳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琨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雅步如常南史袁粲傳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按袁粲一名愍孫

飄飄有凌雲氣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道度子鈞傳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

不知老之將至其見賞如此

趨進轉美　南史齊宗室南豐伯赤斧子穎胄傳穎胄字雲長寛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足慰人意

韶靡　南史齊臨川獻王映傳應接賔客風韻｜｜

手自捶擊　魏書宗室子華傳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

以文見美　魏書任城王澄傳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也

風神外偉黄中内潤　魏書清河王懌傳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

效人舉措　魏書尉地干傳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忻悦不能自勝甚見親愛

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魏書賀狄干傳狄干在長安幽閉因

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有不可犯之色**魏書于烈傳烈善射少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風彩閑潤**魏書盧元明傳涉歷羣書兼有文義丨丨丨丨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魏書宋弁傳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過**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魏書裴粲傳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往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不以霑濡改節**魏書裴粲傳曾詰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丨丨丨丨丨丨懌乃令人持盖

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眼光奕奕

北齊書瑯邪王儼傳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瑯邪王｜｜｜｜數步射人向者蹔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

北齊書崔瞻傳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

服章有殊於衆

周書獨孤信傳信既少年好自脩飾｜｜｜｜｜｜軍中號為獨孤郎

側帽

周書獨孤信傳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

及丨丨焉其為隣境士庶所重如此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周書長孫紹遠傳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獨坐滿一榻隋書韋藝傳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丨丨丨丨丨丨番人畏懼莫敢仰視平生未嘗迴顧隋書李禮成傳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丨丨丨丨丨當為重器耳縮鼻笑北史崔㥄傳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丨丨丨之憾不釋二天人北史崔子約傳子約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凴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丨丨丨也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北史李諧

傳詣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揆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中曰｜｜｜｜｜｜｜｜元中曰必李詣也問之果然

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舊唐書温彥博傳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

私居拱手內齋東帶舊唐書柳仲郢傳仲郢以禮法自持｜｜未嘗不｜｜｜｜未嘗不｜｜

端凝若植舊唐書馮定傳為太常寺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廷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也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

進止閑華唐書宗室復傳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有可觀者

祁寒烈、

暑無懈容｜｜｜｜唐書姜行本傳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

諮而後行搢紳屬目唐書陳叔達傳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

薦諸朝居常簡貴唐書韋陟傳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視僚黨謷然其以道誼合雖後

進布衣與均禮雪立不從足唐書韋斌傳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在廷者皆

振裾更｜斌｜｜｜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氣象清古唐書王丘傳｜｜｜｜行脩潔於詞賦尤

高笑不改容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狀貌雄偉｜｜｜｜人見之凜如也秀峙金史顯宗

諸子從憲傳從憲風儀｜｜性寛厚善騎射俊鶻脫帽

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

金史李仲畧傳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

事為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

謂侍臣曰仲畧精神明健如｜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
｜｜｜又曰李仲畧健吏也
元史趙孟頫傳孟頫才氣英好惡咸發於聲逸周書三
邁｜｜｜｜｜｜曰誠在其
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
剛柔清濁｜｜｜｜｜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
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
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
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
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躅足逸周
書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
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目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
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足分均天財萬物熙
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其｜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
師何舉足驟師曠曰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逸周書民
天寒足躅是以數也有五氣喜

怒欲懼憂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

膜拜 穆天子傳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口吾乃｜｜而受

目說耳說心說 董仲舒春秋繁露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矣言理應對遜則｜｜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兔罝之容 焦氏易林｜｜｜｜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攘臂拯肘 焦氏易林｜｜｜｜怒不可止狠戾復狠無與為市

側弁垢顏 荀悅申鑒

鑒於明鏡也｜｜｜｜不符表徐幹中論夫容貌者人之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孤松獨立劉義慶世說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　清風拂人劉義慶世說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覺｜｜來｜｜之｜｜　冰衿劉義慶世說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而出不得一言　朗朗如日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之｜｜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頹玉見上　鷄羣野鶴劉義慶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羣答曰君

未見其父耳

若不堪羅綺 劉義慶世說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

軒軒霞舉 劉義慶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如朝｜｜

韶舉 劉義慶世說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

一時退匿 劉義慶世說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任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

密雲 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庯峭 宋祁筆記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

徐瞋 馬令

南唐書義養傳徐温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為丨丨

妍醜

夷姤 管子其泉黄白其人丨丨注夷平也姤好也

蒙倛首 子華子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丨之以丨丨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

痀僂丈人 列子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丨丨丨之謂乎

美髯 莊子丨丨長大壯麗勇敢

支離其形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丨丨丨丨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闉跂支離無脤 莊子

肩｜｜｜｜｜｜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㼜大癭見上曲僂發背莊子｜｜｜｜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跰躃而鑑於井句贅指天見上跰躃見上生子恐似已莊子厲之人夜半｜其｜｜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其｜｜｜也面長三尺廣三寸荀子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而｜｜｜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突禿長左荀子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目可瞻荀子徐偃王之狀｜｜｜焉注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面如蒙倛荀子仲尼之狀｜｜｜｜身如斷菑荀子周公之狀｜｜｜｜色如削瓜荀子臯陶之狀｜｜｜｜面無見膚荀子閎夭之狀｜｜｜｜

身如植鰭荀子傅說之狀｜｜｜｜面無須麋荀子伊尹之狀｜｜｜｜注麋與眉同

禹跳湯偏荀子｜｜｜｜｜堯舜參牟子參牟子見上桀紂長巨姣美荀子古者｜｜｜｜｜｜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荀子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血氣態度擬於女子浹頳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顏色如｜｜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垂眼臨鼻見上粲然惡丈夫之狀呂氏春秋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高堂下謂其侍者曰我若何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重帷而見衣若手呂氏春秋伍子

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容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説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其｜｜｜請因説之

美鬒 國語｜｜長大則賢

富都那豎 國語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注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豎未冠者也

昳麗 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

城北徐公 戰國策｜｜｜齊國之美麗者也

如婦人好女 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肥白如瓠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

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美士見上

貌侵史記武安侯傳武安者丨丨生貴甚注韋昭曰侵音寑短小也又云醜惡也

身體鴻大漢書王商傳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丨丨丨丨容貌甚過絶人和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見上

美麗自喜漢書佞幸傳董賢字聖卿為人丨丨丨丨

明須髮後漢書馬援傳為人丨丨丨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眉目如畫見上

狀醜不可示遠後漢書承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欽｜以｜｜宜遐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頤折頞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

粉白不去手魏志何晏傳注魏畧晏性自喜動靜｜｜｜｜行步顧影

有姿望晉書何劭傳劭雅｜｜｜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

姣無雙晉書石苞傳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

玉人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按叔則楷字

玉山照映見上

觀者如堵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

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連璧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投果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之以｜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小兒以瓦石擲之見上姿容既妙迴策如縈晉書王湛傳濟有從馬絶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善騎者無以過之濯濯如春月柳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悦或目之曰｜｜｜｜常被鶴氅裘步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奴僕之下者晉書趙王倫傳會形貌短陋｜｜｜｜按會孫秀子虜若

凝脂眼如點漆 晉書杜乂傳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此神仙中人也

狗面 晉書苻朗載記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惠國寶貌美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

以形骸為官 齊書王琨等傳論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為華選金璫頗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靦服何等級哉

小褚公 齊書何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

王謝一雙 齊書阮韜傳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有風貌|彧|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

年少堂堂 梁書王茂傳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

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丨丨丨丨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眉目踈朗神彩爽發 梁書張纘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靡顏膩理哆噅顣頞 梁書劉峻傳丨丨丨丨丨丨形之異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丨丨

肥癡瘦狂 南史沈慶之傳沈昭畧性狂雋嘗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丨丨而丨丨約曰汝是沈昭畧耶何乃丨而丨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皮膚若漆 南史焦度傳度容貌壯醜丨丨丨丨

面如冠玉鬢似蝟毛 南史鮑泉傳泉美鬚髯善舉止事元帝征長沙不尅元帝以書責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還疑木偶丨丨丨丨徒勞繞喙

生犀 南史陸驗傳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

謂驗為｜｜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魏書崔浩傳浩｜｜｜｜｜｜｜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醜舍人北齊書荀士遜傳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會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獮猴面科斗形北齊書宋游道傳時人語曰遊道｜｜｜陸操｜｜｜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

王子晉後身舊唐書張易之傳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乃令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狀貌醜異舊唐書許敬宗

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目顴腳短 舊唐書封常清傳常清孤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傔常清細瘦｜｜｜｜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傔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

髆上無項胸前有頭 舊唐書崔善為傳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

隨例得封侯||全||||別||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倪陋 唐書陸羽傳羽貌||口吃而辯

鬼貌藍色 唐書盧杞傳杞體陋甚||||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姿采如峙玉 唐書鄭畋傳畋為人仁恕|||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

面如氷玉脣如渥丹 元史李洞傳洞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而||||然巍冠褒衣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也

性無鬚眉 孔叢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貧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髩之不茂也

鬚髯如戟面正紅白 孔叢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

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祖龍始上見

形佳骨嫺皮媚色稱 王充論衡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

有晏子之風 周裴汝南先賢傳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

影亦好 劉義慶世說任育長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

蒹葭倚玉樹 劉義慶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

人謂｜｜｜｜｜｜

逆流蝦蟆 張鷟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言項目為｜｜｜｜

肉机 段成式酉陽雜俎黄甒兒矮陋機惠明皇常凴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

水月觀音 孫光憲北夢瑣言蔣凝侍郎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

清粹端美 孫光憲北夢瑣言沈詢侍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玉界尺 孫光憲北夢瑣言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風神秀異號曰｜｜｜

若氷壺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翩風儀端秀有｜｜｜

羅浮茯苓精 東坡志林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子嘗戲之曰此｜｜｜｜｜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

庸物也

人樣子 范公稱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狄詠狄青子也

西字臉 張端義貴耳集有一以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指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面落鑑中妻怖遽倒 釋文瑩湘山野錄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績之女有絕態一日晨粧佑潛窺於鑑臺其｜｜｜｜｜｜｜佑怒其惡已因棄之按佑潘佑

身軀與堂上公案相等 陶宗儀輟耕錄孔某者皇慶癸

丑間為江浙省掾史丨丨短小僅丨丨丨丨丨丨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生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性情

無根而固 管子丨丨丨丨者情也

六氣 管子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丨丨之變禁止聲色之淫泆六氣好惡喜怒哀樂 即

正平 管子凡民之生也必以丨丨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利安以寧 管子彼心之情丨丨丨丨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人生以歡 管子凡丨之丨也必丨其丨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天植 丨管子凡將立事正彼丨丨天植者心也天植正

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一意摶心管子四體既正血氣既靜｜摶｜｜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氣如神萬物備存管子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能執靜道將自定管子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中有心管子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之｜又｜｜焉智舍管子心也者｜之｜也心不為九竅管子｜｜｜｜｜｜九竅治滌除元覽老子｜｜｜｜能無疵躁勝寒靜勝熱老子｜｜｜｜｜清靜為天下正徑寸之地如炎如冰子華子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以我矜願接

彼忿悁何為不鬬子華子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之意而｜｜｜｜之心｜｜而｜｜鬬且不止小則嚚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靈臺子華子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嶇太行雁門橫塞之｜｜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氷之炎與氷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葷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莫隱乎慈莫便乎恕子華子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性猶水然子華子人之｜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纖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凝於

自性柔心骨不驕不忌而弱者矣列子丨丨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寤乃大怒黜妻罸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

顏謂顏回紀之**氣專志一**列子其在嬰孩｜｜｜和之至也**真樂真知**列子無樂無知是｜｜｜｜**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務内觀**列子務外游不知｜｜｜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惴惴縵縵**莊子小恐｜大恐｜｜**心鬬**莊子與接為構日以｜｜**凄然似秋煖然似春**莊子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坐忘**莊子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蒿目**莊子今世之仁人｜｜而憂世之患**昆陽昆**

陰莊子人大喜耶｜｜於｜大怒耶｜於｜排下進上莊子老明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而｜｜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廉劌雕琢見上俛仰之間再撫

四海之外見上淵而靜縣而天見上形體保神莊子｜｜｜｜各有儀則謂之性趣舍滑心莊子｜｜｜｜使性飛揚與憂俱生莊子人之生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為性萑葦蒹葭莊子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莊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焚和見上戚醮莊子滿心｜｜求益而不止可

謂憂矣**五綦**荀子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百樂**荀子故｜｜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

天情荀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虛一而靜**荀子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荀子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謂之虛**不以夢劇亂知**荀子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謂之靜**形之君**荀子心者｜｜｜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

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

心如槃水

荀子故人丨譬丨丨丨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粗理也又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精合感應

荀子性之和所生丨丨丨丨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象道工宰

荀子辯說也者心之丨丨也心也者道之丨丨也

天之就性之質情之應

荀子性者丨丨丨也情者丨丨丨也欲者丨丨丨也

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四六

呂氏春秋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丨丨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說臭

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丨其丨者晝夜隨之而勿能去

春女思秋士悲

淮南子丨丨丨丨丨丨而知物化矣

人之斗極

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丨丨丨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則動而惑營

桑葉落長年悲

淮南子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故丨丨丨而丨丨丨也注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

適善惡之

馬揚子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也歟

潛天潛地揚子或問神神曰心請聞之曰｜｜而天｜｜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

心度國語不能深知君之｜｜注度尺寸也

懸旌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而無所終薄

齋精漢書宣帝紀飭躬｜｜祈為百姓

密靜有思漢書薛宣傳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

矜潔自貴後漢書寇榮傳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於人少所與

心亭亭後漢書蔡邕傳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正

靈見上

愛才樂酒魏志崔琰傳注續漢書曰孔融雖家居失勢而賓容日滿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蹋壞魏志梁習傳注魏畧苛吏傳曰濟陰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能｜還｜｜｜｜｜之

精确吳志韋曜傳孫休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

馬癖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嶠有錢癖

錢癖見上

酒者難改晉書唐彬傳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遂用彬

絶不喜見俗人晉書阮脩傳性簡任不修人事｜｜｜｜｜遇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

怒雞子 晉書王述傳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丨擲地丨丨丨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正頼絲竹陶寫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丨丨丨丨丨丨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歡之趣

月下長吟申旦而止 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丨丨丨丨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

柳葉紿 晉書顧愷之傳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元嘗以一丨丨丨丨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也甚以珍之有異遂丨丨丨丨

唾衣 宋書謝景仁傳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轉丨左右人丨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

爭來受**才端性緒**齊書高帝紀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丨丨啟發丨丨**但問用險何如**齊書周顒傳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丨丨丨丨丨丨耳**丨交帚拂坐處**齊書王思遠傳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二人丨丨丨其丨丨**少壯三好**梁書蕭琛傳琛常言丨丨丨丨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愛松風**梁書陶隱君傳特丨丨丨每聞其聲欣然為樂**回面避女妓**南史王琨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兩反**南史王思遠傳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

日匡坐不忘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絜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也**水淫**南史何佟之傳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方厚**魏書宗室鸞傳鸞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一生不笑**魏書宗室萇傳萇性剛毅雖有慶吉事未常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軛腕大笑**雄耿**魏書遼西公意烈傳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不好煩碎**魏書源懷傳懷性寛容簡約｜｜｜｜恒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

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北齊書元坦傳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鳥賊舊唐書李靖傳弟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别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李益疾舊唐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唐衢善哭舊唐書唐衢傳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

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為名流稱重如此**地癖**舊唐書李憕傳憕豊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八城及闕口别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塼學士唐書李程傳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

杖未至嚙其臂血流唐書皇甫湜傳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

笑疾宋史扈蒙傳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雖上前不自禁

惡飛禽宋史范廷召傳性｜｜｜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必擊殺之

藥餌皆手自扃鐍宋史王沿傳子鼎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

聞喜宴獨不戴花宋史司馬光傳

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丨丨丨丨丨丨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宋史晏敦復傳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況吾丨丨丨丨丨丨丨請勿言檜卒不能屈

好別白黑遼史耶律棠古傳性坦率丨丨丨丨丨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棠古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逸周書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丨丨丨丨丨丨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

幽心生包大心生雄忌心生勝逸周書維彼丨丨是丨丨維彼丨丨是丨丨維彼丨丨是丨丨

義樂董仲舒春秋繁露心不得丨不能丨體不得利不能安

繭卵董仲舒春秋繁露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丨如丨卵待復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丨

之謂真天

性禾善米董仲舒春秋繁露｜比于｜｜比｜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

春秋冬夏之類董仲舒春秋繁露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為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

天人同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與｜所｜｜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

二禨貫於一足黃憲天祿閣外史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王以衿擁臣而起失其一禨欲笞其左右及索之｜｜｜｜｜其急也如此

稟蘭石之性有

堅香之驗王充論衡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爼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爼豆之弄為周聖師｜｜｜｜｜故｜｜｜｜｜天人大經王充論衡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説曰｜｜之大經一陰一陽｜之｜｜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

六節荀悦申鑒中徳不離｜｜不悖則三才仁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

神鋒太儁劉義慶世説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落落穆穆

見混瀁無涯劉晝新論達者之懐則｜｜｜而上｜｜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

燔蠱温庭筠乾𦠆子劒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蠱時人謂之｜｜

兩童專掌縛帚有時不給馮贄雲仙雜記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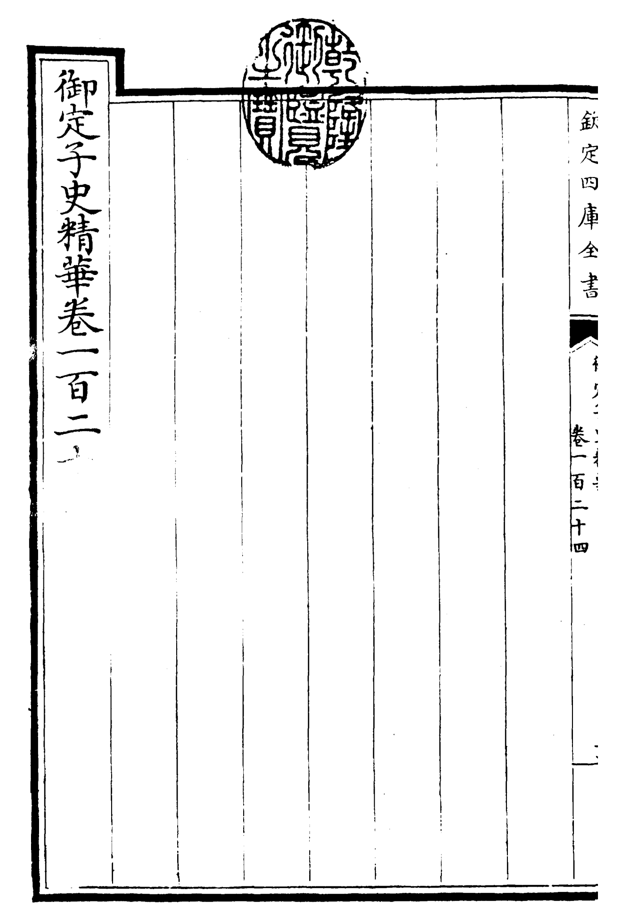
而｜｜｜伏艸冥搜鄭景望蒙齋筆談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中｜｜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一日無客則病一日接客則病葉夢得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其｜｜｜｜｜

力剔山骨范成大驂鸞錄葉公好石｜｜｜｜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旁以補缺空者

氣緣心生張仲才文始真經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

心凝為水張仲才文始真經蓋｜有所結先｜｜｜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御定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四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